



话剧《繁花》分多季演出，更贴近原著。



直至自己生活的当下。剧中饰演“小毛娘”的资深演员张芝华就曾表示，“作为上海人，演上海市民的故事，非常幸运”。导演马俊丰将上海的城市基因比作《繁花》故事目光所及最远处的画布，“城市是流动的，人来人往，一个个故事发生，但这块画布永远都在”。

6年前舞台剧版《繁花》横空出世之际，就有很多专家提出，用上海话演出这部作品非常有必要。与纯然的方言对白不同，舞台剧《繁花》的沪语台词延续了原著文本中沪语与古典白话小说的美学特征。该剧的导演马俊丰虽然不是上海人，但他也坚持一定要用上海话来诠释：“我觉得一定要用上海话。我读小说前没有那么深的上海话基础，但是我读到的就是上海普通话的感觉，深深地扎在我脑海里。上海话是这部戏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。我希望这个戏能让上海这座城市在舞台上生动一次，让上海人在戏剧舞台上生动一次，也让上海话在戏剧舞台上生动一次，最后希望中国的舞台因为有了《繁花》这部戏能够生动一次。”而作为舞台剧《繁花》的文学顾问，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剧作家曹路生也表示：“金宇澄老师的语言，可以说很多不用改，搬上舞台就是戏，而且每句对话都有潜台词，非常好，非常有上海特色。当时我就说一定要用上海话，不用上海话简

直不能表现上海生活的质感。”

对于一部描写地域文化与生活的艺术作品，方言一定是入门的捷径与最佳载体。对此，曹路生表示：“北京有《茶馆》，陕西有《白鹿原》，上海以前没有。上海只有滑稽戏和沪剧。现在，上海有了一个可以与《白鹿原》和《茶馆》相提并论的作品，一个自己的方言话剧。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。”《繁花》热演，上海文化和上海话的号召力确实超出想象。在上海演出时候，曾经有一家老少三代人一起看戏，年轻孙辈陪着坐轮椅的老人一起走进剧场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沪语演出非但没有地域隔阂，甚至因为地域文化，加大了对其他地方观众的吸引力。在北京，虽然需要通过字幕看完全剧，但毫不影响北京观众对《繁花》的兴趣和热情。甚至有观众在北京看完后意犹未尽，打飞的来到上海再刷此剧。

通过沪语舞台剧《繁花》的热演，越来越多的创作者



让人意外的是，沪语演出非但没有地域隔阂，甚至因为地域文化，加大了对其他地方观众的吸引力。